



儒林外史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話說眾回子因湯知縣枷死了老師夫鬧將起來將縣衙門圍的水泄不通口口聲聲只要揪出張靜齋來打死知縣大驚細細在衙門裏追問纔曉得是門子透風知縣道我至不濟到底是一縣之主他敢怎的我設或鬧了進來看見張世兄就有些開交不得了如今須是設法先把張世兄弄出去離了這個地方上纔好忙喚了幾個心腹的衙役進來商議幸得



衙門後身緊靠着北城幾個衙役先溜到城外用繩子把張范二位繫了出去換了藍布衣服草帽草鞋尋一條小路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連夜找路回省城去了這裡學師典史俱出來安民說了許多好話眾回了漸漸的散了湯知縣把這情由細細寫了个稟帖稟知按察司按察司行文書檄了知縣去湯奉見了按察司摘去紗帽只管磕頭按察司道論起來這件事你湯老爺也忒孟浪了些不過枷責就罷了何必將牛肉堆在枷上這個成何刑法

但此刁風也不可長我這裏少不得拿幾個爲頭的來盡法處置你且回衙門去辦事凡事須要斟酌些不可任性湯知縣又磕頭說道這事是卑職不是蒙大老爺保全真乃天地父母之恩此後知過必改但大老爺審斷明白了這幾個爲頭的人還求大老爺發下卑職發落賞卑職一个臉面按察司也應承了知縣叩謝出來回到高要過了些時果然把五个爲頭的回了問成奸民挾制官府依律枷責發來本縣發落知縣看了來文挂出牌去次日早晨大搖大擺

出堂將回子發落了正要退堂見兩個人進來喊冤知縣叫帶上來問一個叫做王小二是貢生嚴大位的緊鄰去年三月內嚴貢生家一口纔過下來的小豬走倒他家去他慌送回嚴家嚴家說豬到人家再尋回來最不利市押着出了八錢銀子把小豬就賣與他這一口豬在王家已養到一百多斤不想錯走到嚴家去嚴家把豬關了小二的哥子王大走到嚴家討豬嚴貢生說豬本來是他的你要討豬照時值估價拏幾兩銀子來領了豬去王大是個窮人那有

銀子就同嚴家爭吵了幾句被嚴貢生幾個兒子拏拴門的門趕麵的杖打了一個臭死腿都打折了睡在家裡所以小二來喊冤知縣喝過一邊帶那一個上來問道你叫做甚麼名字那人是個五六十歲的老者稟道小人叫做黃夢統在鄉下住因去年九月上縣來交錢糧一時短少央中向嚴鄉紳借二十兩銀子每月三分錢寫立借約送在嚴府小的卻不會拏他的銀子走上街來遇着個鄉裏的親眷說他有幾兩銀子借與小的交個幾分數再下鄉去設法勸

小的不要借嚴家的銀子小的交完錢糧就同親戚回家去了至今已是大半年想起這事來問嚴府取回借約嚴鄉紳問小的要這幾個月利錢小的說並不會借本何得有利嚴鄉紳說小的當時拏回借約好讓他把銀子借與别人生利因不會取約他將二十兩銀子也不能動誤了大半年的利錢該是小的出小的自知不是向中人說情願買個蹄酒上門取約嚴鄉紳執意不肯把小的的驢和米同稍袋都叫人短了家去還不發出紙來這樣含冤負屈的事

求大老爺做主知縣聽了說道一個做貢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鄉里間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騙人其實可惡便將兩張狀子都批准原告在外伺候早有人把這話報知嚴貢生嚴貢生慌了自心裏想這兩件事都是實的倘若審斷起來體面上須不好看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捲捲行李一溜烟走急到省城去了知縣准了狀子發房出了差來到嚴家嚴貢生已是不在家了只得去會嚴二老官二老官叫做嚴大育字致和他哥字致中兩人是同胞弟兄卻在兩個宅

裏住這嚴致和是個監生家有十多萬銀子嚴致和見差人來說了此事他是个胆小有錢的人見哥子又不在家不敢輕慢隨即留差人喫了酒飯拏兩千錢打發去了忙着小厮去請兩位舅爺來商議他兩個阿舅姓王一个叫王德是府學廩膳生員一个叫王仁是縣學廩膳生員都做著極興頭的館錚錚有名聽見妹丈請一齊走來嚴致和把這件事從頭告訴一遍現今出了差票在此怎樣料理王仁笑道你令兄平日常說同湯公相與的怎的這一點事就唬

走了嚴致和道這話也說不盡了只是家兄而今兩腳站開差人却在我這裏吵鬧要我怎能丟了家裏的事出外去尋他他也不肯回來王仁道各家門戶這事究竟也不與你相干王德道你有所不知衙門裏的差人因妹丈有碗飯吃他們做事只揀有頭髮的抓若說不管他就更要的人緊了如今有个道理是釜底抽薪之法只消央个人去把告狀的安撫住了眾人遞个攔詞便歇了諒這也沒有多大的事王仁道不必又去央人就是我們愚兄弟兩個去尋

了王小二黃夢統到家替他分說開把猪也還與王家再折些須銀子給他養那打壞了的腿黃家那借約查了還他一天的事都沒有了嚴致和道老舅怕不說的是只是我家嫂也是个糊涂人幾個舍姪就像生狼一般一總也不聽教訓他怎肯把這猪和借約拏出來王德道妹丈這話也說不得了假如你令嫂令姪拘着你認悔氣再拏出幾兩銀子折个猪價給了王姓的黃家的借約我們中間人立个紙筆與他說尋出作廢紙無用這事纔得落臺纔得个耳跟

清靜當下商議已定一切辦的停妥嚴二老官連在衙門使費共用去了十幾兩銀子官司已了過了幾日整治一席酒請二位舅爺來致謝兩個秀才拏班做勢在館裏又不肯來嚴致和吩咐小厮去說奶奶這些時心裏有些三不好今日一者請喫酒二者奶奶要同舅爺們談談二位聽見這話方纔來嚴致和卽迎進廳上吃過茶叫小厮進去說了了鬟出來請二位舅爺進到房內擡頭看見他妹子王氏面黃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還在那裏自己裝瓜子剝栗

子辦圓碟見他哥哥進來丟了過來拜見奶媽抱着
妾出的小兒子年方三歲帶着銀項圈穿着紅衣服
來叫舅舅二位吃了茶一個丫鬟來說趙新娘進來
拜舅爺二位連忙道不勞罷坐下說了些家常話又
問妹子的病總是虛弱該多用補藥說罷前廳擺下
酒席讓了出去上席叙些閒話又題起嚴致中的話
來王仁笑著問王德道大哥我到不解他家大老那
宗筆下怎得會補起廩來的王德道這是三十年前
的話那時宗師都是御史出來本是個吏員出身知

道甚麼文章王仁道老大而今越發離奇了我們至
親一年中也要請他幾次卻從不曾見他家一杯酒
想起還是前年出貢豎旗杆在他家擾過一席王德
愁著眉道那時我不會去他爲出了一個貢拉人出
賀禮把總甲地方都派分子縣裏狗腿差是不消說
弄了有一二百吊錢還欠下厨子錢屠戶肉案子上
的錢至今也不肯還過兩個月在家吵一回成甚麼
模樣嚴致和道便是我也不好說不瞞二位老舅像
我家還有幾畝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裏度日猪

肉也捨不得買一筋每常小兒子要喫時在熟切店內買四個錢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無人口又多過不得三天一買就是五筋還要白煮的稀爛上頓吃完了下頓又在門口賒魚當初分家也是一樣田地白白都喫窮了而今端了家裏花梨椅子悄悄開了後門換肉心包子喫你說這事如何是好二位哈哈大笑罷說只管講這些混話誤了我們喫酒快取骰盆來當下取骰子送與大舅爺我們行狀元令兩位舅爺一個人行一個狀元令每人中一回狀

元喫一大杯兩位就中了幾回狀元喫了幾十杯卻又古怪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嚴監生一回狀元也不曾中二位拍手大笑喫到四更盡鼓跌跌撞撞扶了回去自此以後王氏的病漸漸重將起來每日四五個醫生用藥都是人參附子並不見效看看臥床不起生兒子的妻在傍侍奉湯藥極其殷勤看他病勢不好夜晚時抱了孩子在牀腳頭坐着哭泣哭了幾回那一夜道我面今只求菩薩把我帶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罷王氏道你又癡了各人的壽數那個是

替得的趙氏道不是這樣說我死了值得甚麼大娘若有些長短他爺少不得又娶个大娘他爺四十多歲只得這點骨血再娶个大娘來各養的各疼自古說晚娘的拳頭雲裏的日頭這孩子料想不能長大我也是个死數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還保得這孩子一命王氏聽了也不答應趙氏含著眼淚日逐煨藥煨粥寸步不離一晚趙氏出去了一會不見進來王氏問了鬢道趙家的那去了了鬢道新娘每夜擺个香桌在天井裏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

奶就好今夜看見奶奶病重所以早些出去拜求王氏聽了似信不信次日晚間趙氏又哭着講這些話王氏道何不向你爺說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趙氏忙叫請爺進來把奶奶的話說了嚴致和聽不得這一聲連三說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請二位舅爺說定此事纔有憑據王氏搖手道這個也隨你們怎樣做去嚴致和就叫人極早去請了舅爺來看了藥方商議再請名醫說罷讓進房內坐着嚴致和把王氏如此這般意思說了又道老舅

可親自問聲令妹兩人走到牀前王氏已是不能言語了把手指着孩子點了一點頭兩位舅爺看了把臉本喪着不則一聲須臾讓到書房裏用飯彼此不提這話喫罷又請到一間密屋裏嚴致和說起王氏病重吊下淚來道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真是弟的內助如今丟了我怎生是好前日還向我說岳父岳母的墳也要修理他自己積的一點東西畱與二位老舅做個遺念因把小厮都叫出去開了一張厨拏出兩封銀子來每位一百兩遞與二位老舅休嫌

輕意二位雙手來接嚴致和又道卻是不可多心將來夢備祭桌破費錢財都是我這裏備齊請老舅來行禮明日還拏轎子接兩位舅奶奶來令妹還有些首飾畱爲遺念交畢仍舊出來坐着外邊有人來候嚴致和去陪客去了回來見二位舅爺哭得眼紅紅的王仁道方纔同家兄在這裏說舍妹真是女中丈夫可謂王門有幸方纔這一番話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沒有這樣道理還要恍恍忽忽疑惑不倩枉爲男子王德道你不知道你這一位如夫人關係你家三

代舍妹歿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老伯老伯母在天不安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王仁拍着桌子道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說話也不過是這個理你若不依我們就不上門了嚴致和道恐怕寒族多話兩位道有我兩人做主但這事須要大做妹丈你再出幾兩銀子明日只做我兩人出的備十幾席將三黨親都請到了趙舍妹眼見你兩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爲正室誰人再敢放屁嚴致和又掣出五十兩銀子來交

與二位義形于去色了過了三日王德王仁果然到嚴家來寫了幾十幅帖子遍請諸親六眷擇个吉期親眷都到齊了只有隔壁大老爹家五个親姪子一个也不到眾人吃過早飯先到王氏床面前寫立王氏遺囑兩位舅爺王於據王於依都畫了字嚴監生戴着方巾穿著青衫披了紅紬趙氏穿著大紅戴了赤金冠子兩人雙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王於依廣有才學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甚是懇切告過祖宗轉了下來兩位舅爺叫了鬟在房裏請出兩

位舅奶奶來夫妻四個齊鋪鋪請妹夫妹妹轉在大
邊磕下頭去以叙姊妹之禮眾親眷都分了大小便
是管事的管家家人媳婦了鬟使女黑壓壓的幾十
個人都來磕了主人主母的頭趙氏又獨自走進房
內拜王氏做姐姐那時王氏已發昏去了行禮已畢
大廳二廳書房內堂屋官客並堂客共擺了二十多
桌酒席喫到三更時分嚴監生正在大廳陪養客奶
媽慌忙走了出來說道奶奶斷了氣了嚴監生哭著
走了進去只見趙氏扶着牀沿一頭撞去已經哭死

了眾人且扶着趙氏灌開水撬開牙齒灌了下去灌
醒了時披頭撒髮滿地打滾哭的天昏地暗連嚴監
生也無可奈何管家都在廳上堂客都在堂屋候斂
只有兩個舅奶奶在房裏乘着人亂將些衣服金珠
首飾一擄精空連趙氏方纔戴的赤金冠子滾在地
下也拾起來藏在懷裏嚴監生慌忙叫奶媽抱起哥
子來拏一搭麻替他披着那時衣衾棺槨都是現成
的人過了殮天才亮了靈柩停在第二層中堂內眾
人進來參了靈各自散了次日送孝布每家兩個第

三日成服趙氏定要披麻戴孝兩位舅爺斷然不肯道名不正則言不順你此刻是姊妹了妹子替姐姐只帶一年孝穿細布孝衫用白布孝箍議禮已定報出喪去自此修齋理七開喪出殯用了四五千兩銀子鬧了半年不必細說趙氏感激兩位舅爺入於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兩石醃冬菜每家也是兩石火腿每家四隻雞鴨小菜不算不覺到了除夕嚴監生拜過了天地祖宗收拾一席家宴嚴監生同趙氏對坐奶媽帶着哥子坐在底下喫了幾杯酒嚴監生

吊下淚來指着一張櫥裏向趙氏說道昨日典舖內送來三百兩利錢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每年臘月二十七八日送來我就交與他我也不管他在那裏用今年又送這銀子來可憐就没人接了趙氏道你也莫要說大娘的銀子沒用處我是看見的想起一年到頭逢時遇節庵裏師姑送盒子買花婆換珠翠彈三弦琵琶的女瞎子不離門那一个不受他的恩惠況他又心慈見那些窮親戚自己喫不成也要把人喫穿不成的也要把人穿這些銀子殼做甚麼再

有些也完了到是兩位舅爺從來不沾他分毫依我的意思這銀子也不費用掉了到開年替奶奶太太的做幾回好事剩來的銀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舉年就是送與兩位舅爺做盤程也是該的嚴監生聽著他說桌子底下一個貓就扒在他腿上嚴監生一靴頭子踢開了那貓唬的跑到裏房內去跑上牀頭只聽得一聲大響牀頭上掉下一個東西來把地板上的酒罇子都打碎了拏燭去看原來那瘟貓把床頂上的板跳蹋一塊上面吊下一個大篋篋子來

近前看時只見一地黑棗子拌在酒裏篋篋橫睡著兩個人才板過來棗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紙包著打開看時共五百兩銀子嚴監生嘆道我說他的銀子那里就肯用完了像這都是歷年聚積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拏出來用的而今他往那里去了一回哭著叫人掃了地把那個乾棗子裝了一盤同趙氏放在靈前桌上伏著靈牀子又哭了一場因此新年不出去拜節在家哽哽咽咽不時哭泣精神顛倒恍惚不寧過了燈節後就叫心口疼痛初時撐着每晚算

賤直算到三更鼓後來就漸漸飲食不進骨瘦如柴
又捨不得銀子吃人參趙氏勸他道你心裏不自在
這家務事就丟開了罷他說道我兒子又小你叫我
託那個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不想春氣漸深
肝木尅了脾土每日只吃兩碗米湯臥床不起及到
天氣和暖又強勉進些飲食掙起來家前屋後走走
挨過長夏立秋以後病又重了睡在床上想着田上
要收早稻打發了管莊的僕人下鄉去又不放心心
裏只是急躁那一日早上吃過藥聽着蕭蕭落葉打

的牕子響自覺得心裏虛怯長嘆了一口氣把臉朝
牀裏面睡下趙氏從房外同兩位舅爺進來問病就
辭別了到省城裏鄉試去嚴監生叫了鬢扶起來強
勉坐着王德王仁道好幾日不曾看妹丈原來又瘦
了些喜得精神還好嚴監生請他坐下說了些恭喜
的話畱在房裏吃點心就講到除夕晚裏這一番話
叫趙氏拏出幾封銀子來指着趙氏說道這到是他
的意思說姐姐畱下來的一點東西送與二位老舅
添着做恭喜的盤費我這病勢沈重將來二位回府

不知可會的着了。我死之後二位老舅照顧你外甥長大教他讀讀書掙着進個學免得像我一生終日受大房裏的氣二位接了銀子每位懷裏帶着兩封謝了又謝又說了許多的安慰的話作別去了自此嚴監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頭諸親六眷都來問候五個姪子穿梭的過來陪郎中弄藥到中秋已後醫家都不下藥了把管莊的家人都從鄉裏叫了上來病重得一連二天不能說話晚間擠了一屋的人桌上點着一盞燈嚴監生喉嚨裏痰響得一進

一出一聲不倒一聲的總不得斷氣還把手從被單裏掙出來伸着兩個指頭大姪子走上前來問道二叔你莫不是還有兩個親人不會見面他就把頭搖了兩三搖二姪子走上前來問道二叔莫不是還有兩筆銀子在那裏不曾吩咐明白他把兩眼睜的溜圓把頭又狠狠搖了幾搖越發指得緊了奶媽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爺想是因兩位舅爺不在跟前故此記念他聽了這話把眼閉着搖頭那手只是指著不動趙氏慌忙揩揩眼淚走近上前道爺別人都說

的不相干只有我曉得你的意思只因這一句話有分教爭田奪產又從骨月起戈矛繼嗣延宗齊向官司進詞訟不知趙氏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此篇是從功名富貴四个字中偶然拈出一个富字以描寫鄙夫小人之情狀看財奴之吝嗇葷飯秀才之巧點一一畫出毛髮皆動即令龍門執筆爲之恐亦不能遠過乎此

嚴大老官之爲人都從一老官口中寫出其舉家好喫絕少家教漫無成算色色寫到恰與二老官

之爲人相反然而大老官騙了一世的人說了一生的謊頗可消遣未見其有一日之艱難困苦二老官空擁十數萬家貲時時憂貧日日怕事並不見其受用一天此造化之微權不知作者從何窺破乃能漏洩天機也

趙氏謀扶正之一席想與二老官圖之久矣在牀腳頭哭泣數語雖鐵石人不能不爲之打動而王氏之心頭口頭若老大不以爲然者然文筆如蠅能穿九曲之珠也

王氏兄弟是一樣性情心術細觀之覺王仁之
才又過乎王德所謂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也未
見遺念時本喪著臉不則一聲旣見遺念時兩
眼便哭的紅紅的因時制宜毫髮不爽想此輩
必自以爲才情可以駕馭一切習慣成自然了
不爲愧怍矣除夕家宴忽然被貓跳翻篋簞掉
出銀子來因而追念逝者漸次成病此亦柴米
夫妻同甘共苦之真情覺中庭取冷遺掛猶存
未如此之可傷可感也文章妙處真是在語言

文字之外

儒林外史第五回

儒林外史第六回

鄉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話說嚴監生臨死之時伸著兩個指頭總不肯斷氣。幾個姪兒和些家人都來訂亂著問有說爲兩個人，有的有說爲兩件事的，有說爲兩處田地的紛紛不一。只管搖頭不是。趙氏分開眾人，走上前道：「爺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爲那燈盞裏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說罷忙走去挑掉一莖。眾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搥手。

垂下登時就沒了氣合家大口號哭起來準備入斂將靈柩停在第三層中堂內次早著幾個家人小廝滿城去報喪族長嚴振先領着合族一班人來吊孝都留著吃酒飯領了孝布回云趙氏有個兄弟趙老二在米店裏做生意姪子趙老漢在銀匠店扯銀鑪這時也公備個祭禮來上門僧道掛起長旛念經追薦趙氏領着小兒子早晚在柩前舉哀夥計僕從了鬢養娘人人挂孝門口一片都是白看看鬧過頭七王德王仁科舉回來了齊來弔孝留著過了一日去

又過了三四日嚴大老官也從省裏科舉了回來幾個兒子都在這邊喪堂裏大老爹卸了行李正和渾家坐著打點挈水來洗臉早見二房裏一個奶媽領著一個小廝手裏捧著端盒和一個毡包走進來道二奶奶頂上大老爹知道大老爹來家了熱孝在身不好過來拜見這兩套衣服和這銀子是二爺臨終時說下的送與大老爹做个遺念就請大老爹過去嚴貢生打開看了簇新的兩套緞子衣服齊臻臻的二二百兩銀子滿心歡喜隨向渾家封了八分銀子賞

封遞與奶媽說道上覆二奶奶多謝我卽刻就過來打發奶媽和小廝去了將衣裳和銀子收好又細問渾家知道和兒子們都得了他些別敬這是單留與大老官的問畢換了孝巾繫了一條白布的腰絰走過那邊來到柩前叫聲老二乾號了幾聲下了兩拜趙氏穿着重孝出來拜謝又叫兒子磕伯伯的頭哭著說道我們苦命他爺半路裏丟了去了全靠大爺替我們做主嚴貢生道二奶奶人生各稟的壽數我老二已是歸天去了你現今有恁个好兒子慢慢的帶著他過活焦怎的趙氏又謝了請在書房擺飯請兩位舅爺來陪須臾舅爺到了作揖坐下王德道令弟平日身體壯盛怎麼忽然一病就不能起我們至親的也不會當面別一別甚是慘然嚴貢生道豈但二位親翁就是我們弟兄一場臨危也不得見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我們科場是朝廷大典你我爲朝廷辦事就是不顧私親也還覺得于心德愧王德道大先生在省將有半年了嚴貢生道正是因前任學臺周老師舉了弟的優行又替弟考

出了貢他有个本家在這省裏住是做過應天巢縣的所以到省去會會他不想一見如故就畱著住了幾個月又要同我結親再三把他第二個令愛許與二小兒了王仁道在省就住在他家的麼嚴貢生道住在張靜齋家他也是做過縣令是湯父母的世姪因在湯父母衙門裏同席喫酒認得相與起來周親家家就是靜齋先生執柯作伐王仁道可是那年同一位姓范的孝廉同來的嚴貢生道正是王仁遞个眼色與乃兄道大哥可記得就是惹出回子那一番事來的了王德冷笑了一聲一會擺上酒來喫着又談王德道今歲湯父母不會入簾王仁道大哥你不知道麼因湯父母前次入簾都取中了些陳貓古老鼠的文章不入時目所以這次不會來聘今科十幾位簾官都是少年進士專取有才氣的文章嚴貢生道這到不然才氣也須是有法則假若不照題位亂寫些熱鬧話難道也算有才氣不成就如我這周老師極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則的老手今科少不得還在這幾個人內中嚴貢生說此話因他

弟兄兩個在周宗師手裏都考的是二等兩人聽這話心裏明白不講考校的事了酒席將闌又談到前日這一場官事湯父母著實動怒多虧令弟看的破息下來了嚴貢生道這是亡弟不濟若是我在家和湯父母說了把王小二黃夢統這兩個奴才腿也砍折了一個鄉紳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王仁道凡事這是厚道些好嚴貢生把臉紅了一陣又彼此勸了幾杯酒奶媽抱著哥子出來道奶奶叫問大老爹二爺幾時開喪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祖塋裡可以葬得還是要尋地費大老爹的心同二位舅爺商議嚴貢生道你向奶奶說我在家不多時就閣就要同二相公到省裏去周府招親你爺的事託在二位舅爺就是祖塋葬不得要另尋地等我回來斟酌說罷叫了擾起身過去二位也散了過了幾日大老爺果然帶著第二個兒子往省裏去了趙氏在家掌管務家真過是錢過北斗米爛成倉僮僕成羣牛馬成行享服度日不想皇天無眼不祐善人那小孩子出起天花來發了一天熱醫生來看說是個險症藥裏用

了犀角黃連人牙不能灌漿把趙氏急的到處求神
許愿都是無益到七日上把个白白胖胖的孩子跑
掉了趙氏此番的哭泣不但比不得哭大娘並且比
不得哭二爺直哭得眼淚都哭不出來整整的哭了
三日三夜打發孩子出去叫家人請了兩位舅爺來
商量要立大房裡第五个姪子承嗣二位舅爺躊躇
道這件事我們做不得主況且大先生又不在家兒
子是他的須是要他自己情愿我們如何硬做主趙
氏道哥哥你妹夫有這幾兩銀子的家私如今把个

正經主兒去了這些家人小厮都没个投奔這立嗣
的事是緩不得的知道他伯伯幾時回來間壁第五
个姪子纔十一二歲立過來還怕我不會疼熱他教
導他他伯娘聽見這个話恨不得雙手送過來就是
他伯伯回來也沒得說你做舅舅的人怎的做不得
主王德道也罷我們過去替他說一說罷王仁道大
哥這是那裏話宗嗣大事我們外姓如何做得主如
今姑奶奶若是急的狠只好我弟兄兩人公寫一字
他這裏叫一个家人連夜到省裏請了大先生回來

商議王德道這話最好料思大先生回來也沒得說
王仁搖著頭笑道大哥這話也且再看但是不得不
如此做趙氏聽了這話摸頭不著只得依著言語寫
了一封字遣家人來富連夜赴省接大老爹來富來
到省城問著大老爹的下處在高底街到了寓處門
口只見四個戴紅黑帽子的手裏拏著鞭子站在門
口唬了一跳不敢進去站了一會看見跟大老爹的
四斗子出來纔叫他領了他進去看見厰廳上中間
擺著一乘彩轎彩轎傍邊豎著一把遮陽遮陽上帖

著卽補縣正堂四斗子進去請了大老爹出來頭戴
紗帽身穿圓領補服腳下粉底皂靴來富上前磕了
頭遞上信書大老爹接著看了道我知道了我家二
相公恭喜你且在這裏伺候來富下來到厨房裏看
見厨子在那裏辦席新人房在樓上張見擺紅的紅
綠綠的來富不敢上去直到日頭平西不見一個吹
手來二相公戴著新方巾披著紅簪著花前前後後
走著著急問吹手怎的不來大老爹在廳上嚷成一
片聲叫四斗子快傳吹打的四斗子道今日是个好

日子八錢銀子一班叫吹手還叫不動老爹給了他二錢四分低銀子又還扣了他二分戩頭又叫張府裏抑著他來他不知今日應承了幾家他這個時候怎得來大老爹發怒道放狗屁快替我去來遲了連你一頓嘴巴四斗子骨都著嘴一路絮聒了出去說道從早上到此刻一碗飯也不給人喫偏生有這些臭排場說罷去了直到上燈時候連四斗子也不見回來擡新人的轎夫和那些戴紅黑帽子的又催的狠廳上的客說道也不必等吹手吉時已到且去迎親罷將掌扇捐起來四個戴紅黑帽子的開道來富跟著轎一直來到周家那周家厰廳甚大雖然點著幾盞燈燭天井裏却是不亮這裏又沒有個吹打的只得四個戴紅黑帽子的一遞一聲在黑天井裏喝道喝個不了來富看見不好意思叫他不要喝了周家裏面有吩咐道拜上嚴周老爺有吹打的就發轎沒吹打的不發轎正吵鬧著四斗子領了兩個吹手趕來一個吹簫一個打鼓在廳上滴滴打打的總不成個腔調兩邊聽的人笑个不住周家鬧了一會沒

奈何只得把新人轎發來了親人進門不必細說過了十朝叫來富同四斗子去寫了兩隻高要船那船家就是高要縣的人兩隻大船銀十二兩立契到高要付銀一隻裝的新郎新娘一隻嚴貢生自坐擇了吉日辭別親家借了一副巢縣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肅靜迴避的白粉牌四根門鎗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開鑼掌傘吹打上船船家十分畏懼小心伏侍一路無話那日將到了高要縣不過二三十里路了嚴貢生坐在船上忽然一時頭暈上來兩眼昏花口裏作惡心嘖出許多清痰來來富同四斗子一邊一個架著膊子只是要跌嚴貢生口裏叫道不好不好叫四斗子快丟了去燒起一壺開水來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一聲不倒一聲的哼四斗子慌忙同船家燒了開水掣進艙來嚴貢生將鑰匙開了箱子取出一方雲片糕來約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剝着喫了幾片將肚子揉著放子兩個大屁登時好了剩下幾片雲片糕閣在後鷺口板上半日也不來查點那掌舵駕長害饞癆左手扶着舵右手拈來一片片的送

在嘴裏了嚴貢生只作不看見少刻船攏了馬頭嚴貢生叫來富著速叫他兩乘轎子來擺齊執事將二相公同新娘先送了家裏去又叫些馬頭上人來把箱籠都搬了上岸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船家水手都來討喜錢嚴貢生轉身走進艙來眼張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問四斗子道我的藥往那裏去了四斗子道何曾有甚藥嚴貢生道方纔我喫的不是藥分明放在船板上的那掌舵的道想是剛纔船板上幾片雲片糕那是老爺剩下不要的小的大胆就吃了嚴貢生道喫了好賤的雲片糕你曉的我這裏頭是些甚麼東西掌舵的道雲片糕無過是些瓜仁核桃洋糖粉麪做成的了有甚麼東西嚴貢生發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个暈病費了幾百兩銀子合了這一料藥是省裏張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了來的人參周老爺在四川做官帶了來的黃連你這奴才豬八戒喫人參果全不知滋味說的好容易是雲片糕方纔這幾片不要值說幾十兩銀子半夜裏不見了鎗頭子據到賊肚裏只是我將來再發了暈

病卻拏甚麼藥來醫你這奴才害我不淺叫四斗子開拜匣寫帖子送這奴才到湯老爺衙裏去先打他幾十板子再講掌舵的唬了陪著笑臉道小的剛纔喫的甜甜的不知道是藥只說是雲片糕嚴貢生道還說是雲片糕再說雲片糕先打你幾個嘴巴說著已把帖子寫了遞給四斗子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那些搬行李的人幫船家攔著兩隻船上船家都慌了一齊道嚴老爺而今是他不是不該錯喫了嚴老爺的藥但他是个窮人就是連船都賣了也不能賠老爺這幾十兩銀子若是送到縣裏他那裏就得住如今只是求嚴老爺開恩高擡貴手恕過他罷嚴貢生越發惱得暴躁如雷搬行李的腳子走過幾個到船上來道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方纔若不如是著緊的問嚴老爺要喜錢酒錢嚴老爺已經上轎去了都是你們攔住那嚴老爺纔查到這個藥如今自知理虧還不過來向嚴老爺跟前磕頭討饒難道你們不賠嚴老爺的藥嚴老爺還有些貼與你不成衆人一齊捺著掌舵的磕了幾個頭嚴貢生轉灣道旣

然你眾人說我又喜事忽忽且放著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賬不怕他飛上天去罵畢揚長上了轎行李和小廝跟著一開去了船家眼睜睜看著他走去了嚴貢生回家忙領了兒子和媳婦拜家堂又忙的請奶奶來一同受拜他渾家正在房裏擡東擡西鬧得亂哄哄的嚴貢生走來道你忙甚麼他渾家道你難道不知道家裏房子窄鼈鼈的統共祇得這一間上房媳婦新新的又是大家子姑娘你不挪與他住嚴貢生道呸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二房裏高房大廈的不好住他渾家道他有房子爲甚的與你的兒子住嚴貢生道他二房無子不要立嗣的渾家道這不成他要繼我們第五个哩嚴貢生道這都由他麼他算是个甚麼東西我替二房立嗣與他甚麼相干他渾家聽了這話正摸不着頭腦只見趙氏着人來說二奶奶聽見大老爺回家叫請大老爺說話我們二位舅老爺也在那邊嚴貢生便走過來見了王德王仁之乎也者了一頓便叫過幾個管事家人來吩咐將正宅打掃出來明日二相公同二娘來住趙

氏聽得還認他把第二個兒子來過繼便請舅爺說道哥哥大爺方纔怎樣說媳婦過來自然在後一層我照常住在前面纔好早晚照顧怎倒叫我搬到那邊去媳婦著正屋婆婆倒住著廂房天地世間也沒有這個道理王仁道你且不要慌隨他說著自然有個商議說罷走出去了彼此談了兩句淡話又喫了一杯茶王家小廝走來說同學朋友候著作文會二位作別去了嚴貢生送了回來拉一把椅子坐下將十幾個管事的家人都叫了來吩咐道我家二相公明口過來承繼了是你們的新主人須要小心伺候趙新娘是沒有兒女的二相公只認得他是父妾他也沒有還占著正屋的吩咐你們媳婦子把羣屋打掃兩間替他搬過東西去騰出正屋來好讓二相公歇宿彼此也要避個嫌疑二相公稱呼他新娘他叫二相公二娘是二爺二奶奶再過幾日二娘來了是趙新娘先過來拜見然後二相公過去作揖我們鄉紳人家這些大禮都是差錯不得的你們各人管的田房利息賬目都連夜攢造清完先送與我逐細看

過好交與二相公查點比不得二老爹在日小老婆當家憑著你們這些奴才朦朧作弊此後若有一點欺隱我把你這些奴才三十板一個還要送到湯老爺衙門裏追工本飯米哩衆人應諾下去大老爹過那邊去了這些家人媳婦領了大老爹的言語來催趙氏搬房被趙氏一頓臭罵又不敢就搬平日嫌趙氏裝尊作威作福這時偏要領了一班人來房裏說大老爹吩咐的話我們怎敢違拗他到底是個正經主子他若認真動了氣我們怎樣了得趙氏號天大哭哭了又罵罵了又哭足足鬧了一夜次日一乘轎子擡到縣門口正值湯知縣坐早堂就喊了寃知縣叫補進詞來次日發出仰族親處覆趙氏備了幾席酒請來家裏族長嚴振先乃城中十二都的鄉約半日最怕的是嚴大老官今雖坐在這裏只說道我雖是族長但這事以親房爲主老爺批處我也只好拏這話回老爺那兩位舅爺王德王仁坐著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總不置一個可否那開米店的趙老二扯銀鑪的趙老漢本來上不得臺盤纔要開口說話

被嚴貢生睜開眼睛喝了一聲又不敢言語了兩個人自心裏也裁劃道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兒兩個把我們不俵不採我們沒來由今日爲他得罪嚴老大老虎頭上撲蒼蠅怎的落得做好好先生把個趙氏在屏風後急得像熱鍋上馬蟻一般見眾人都不說話自己隔著屏風請教大爺數說這些從前已往的話數了又哭哭了又數捶胷跌腳號做一片嚴貢生聽著不耐煩道像這潑婦真是小家子出身我們鄉紳人家那有這樣規矩不要惱犯了我的

性子揪著頭髮臭打一頓登時叫媒人來領出發嫁趙氏越發哭喊起來喊的半天雲裏都聽見要奔出來揪他撕他是幾個家人媳婦勸住了衆人見不是事也把嚴貢生扯了回去當不各自散了次日商議寫覆呈王德王仁說身在費宮片紙不入公門不肯列名嚴振先只得混賬覆了幾句話說趙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的據嚴貢生說與律例不合不肯叫兒子認做母親也是有的總候大老爺天斷那湯知縣也是妾生的兒子見了覆呈道律設大法理順人情

這貢生也忒多事了就批了个極長的批話說趙氏
既扶過正不應只管說是妾如嚴貢生不願將兒子
承繼聽趙氏自行揀擇立賢立愛可也嚴貢生看了
這批那頭上的火直冒了有十幾丈隨即寫呈到府
裏去告府尊也是有妾的看著覺得多事仰高要縣
查案知縣查上案去批了个如詳繳嚴貢生更急了
到省赴案察司一狀司批細故赴府縣控理嚴貢生
沒法了回不得頭想道周學道是親家一族趕到京
裏求了周學道在部裏告下狀來務必正名分只
因這一去有分教多年名宿今番又掇高科英俊少
年一舉便登上第不知嚴貢生告狀得准否且聽下
回分解

此篇是放筆寫嚴老大官之可惡然行文有次第
有先後如原泉盈科放乎四海雖支分派別而脉
給分明非猶俗筆稗官凡寫一可惡之人便欲打
欲罵欲殺欲割惟恐人不惡之而究竟所記之事
皆在情理之外並不能行之於當世者此古人所
謂畫鬼怪易畫人物難世間惟最平實而爲萬目

所共見者爲最難得其神似也

省中鄉試回來看見兩套衣服二百兩銀子滿心歡喜一口一聲稱呼二奶奶蓋此時大老意中之所求不過如此既已心滿志得又何求乎以此寫輓近之人情乃刻棘刻楮手段如謂此時大老胸中已算定要白占二奶奶家產不惟世上無此事亦無此情要知嚴老大不過一混賬人耳豈必便是毒蛇猛獸耶

老嚴筆下必定乾枯二王筆下必定雜亂二人同席談論時針鋒相對句句不放過真是好看殺

嚴老大一生所說之話大槩皆謊也然其中亦有一二句是真的就如靜齋作伐之說雖不可信周家結親之事則真惟有船上發府一事則至今無有人能辨其真僞者至於雲片糕之非藥則不獨駕長知之腳子知之四斗子知之卽閱者亦知之也何也以其中斷斷不得有人參黃連也

趙氏自以爲得托於二王平生之泰山也孰知一到認真時毫末靠不得天下惟此等人最多而此

儒林外史
卷六
等入又自以爲奸巧得計故余之惡王於依更甚
于惡嚴老大

嚴老大一生離離奇奇卻頗有名士風味時時刻
刻說他是個鄉紳究竟歲貢生能有多大時時刻
刻說他相與湯父母究竟湯公並不認得他似此
一副老面皮也虧他磨練得出
許多可笑可厭的事如叫吹手擺紅黑帽帖卽補
縣正堂等件卻從四斗子口中以臭排場三字結
之文筆真有通身筋卽

儒林外史第六回

儒林外史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話說嚴貢生因立嗣興訟府縣都告輸了司裏又不
理只得飛奔到京想冒認周學臺的親戚到部裏告
狀一直來到京師周學道已陞做國子監司業了大
著胆竟寫一個眷姻晚生的帖門上去投長班傳進
帖周司業心裏疑惑並沒有這個親戚正在沈吟長
班又送進一個手本光頭名字沒有稱呼上面寫著
范進周司業知道是廣東拔取的如今中了來京會

試便叫快請進來范進進來口稱恩師叩謝不已周司業雙手扶起讓他坐下開口就問賢契同鄉有个甚麼姓的嚴貢生麼他方纔拏姻家帖子來拜學生長班問他說是廣東人學生卻不會有這門親戚范進道方纔門人見過他是高要縣人同做處周老先生是親戚只不知老師可是一家周司業道雖是同姓卻不會序過這等看起來不相干了卽傳長班進來吩咐道你去向那嚴貢生說衙門有公事不便請見尊帖也帶了回去罷長班應諾回去了周司業然

後與范舉人話舊適學生前科看廣東榜知道賢契高發滿望來京相晤不想何以遲至今科范進把丁母憂的事說了一遍周司業不勝嘆息說道賢契績學有素雖然耽遲幾年這次南宮一定人選况學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當道大老面前薦揚人人都欲致之門下你只在寓靜坐揣摩精熟若有些須缺少費用學生這裏還可相帮范進道門生終身皆頂戴老師高厚栽培又說了許多話畱著喫了飯相別去了會試已畢范進果然中了進士授職部屬考選御

史數年之後欽點山東學道命下之日范學道卽來叩見周司業周司業道山東雖是我故鄉我却也沒有甚事相煩只心裏記得訓蒙的時候鄉下有個學生叫做荀攻那時纔得七歲這又過了十多年想也長成人了他是个務農的人家不知可讀得成書若是還在應考賢契留意看看果有一線之明推情拔了他也了我一番心願范進聽了專記在心去住山東到任考事行了大半年纔按臨兗州府生童共是三棚就把這件事忘斷了直到第二日要發童生案頭一晚纔想起來說道你看我辦的是甚麼事老師託我汶上縣荀玫我怎麼並不照應大意極了慌忙先在生員等第卷子內一查全然沒有隨即在各幕客房裡把童生落卷取來對著名字坐號一个一个的細查查徧了六百多卷子並不見有个荀玫的卷子學道心裏煩悶道難道他不曾考又慮著若是有在裏面我查不到將來怎樣見老師還要細查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罷一會同幕客們喫酒心裏只將這件事委決不下眾幕賓也替疑猜不定內中一个少

年幕客蘧景玉說道老先生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數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點了四川學差在何景明先生寓處喫酒景明先生醉後大聲道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等的了這位老先生記在心裏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再會見何老先生說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說罷將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這荀玫是貴老師怎麼樣向老先生說的范學道是個老實人也不曉得他說的是笑話只愁著眉道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著不好意思的一个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是汶上縣何不在已取中入學的十幾卷內查一查或者文字好前日已取了也不可不知學道道有理有理忙把已取的十幾卷取了對一對號簿頭一卷就是荀玫學道看罷不覺喜逐顏開一天愁都沒有了次早發出案來傳齊生童發落先是生員一等二等三等都發落過了傳進四等來汶上縣學四等第一名上來是梅玫跪著閱過卷學道作色道做秀才的人文章

是本業怎麼荒謬到這樣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
可知本該考居極等姑且從寬取過戒飭來照例責
罰梅玫告道生員那一日有病故此文字糊塗求大
老爺格外開恩學道道朝廷功令本道也做不得主
左右將他扯上橈去照例責罰說著學裏面一個門
斗已將他拖在橈上梅玫急了哀告道大老爺看生
員的先生面上開恩罷學道道你先生是那一個梅
玫道現任國子監司業周蕢軒先生諱進的便是生
員的業師范學道道你原來是我周老師的門生也

罷權且免打鬥斗把他放起來上來跪下學道吩咐
道你既出周老師門下更該用心讀書像你做出這
樣文章豈不有玷門牆桃李此後須要洗心改過本
道來科考時訪知你若再如此斷不能恕了喝聲趕
將出去傳進新進儒童來到汶上縣頭一名點著荀
玫人叢裏一個清秀少年上來接卷學道問道你知
方纔這梅玫是同門麼荀玫不懂這句話答應不出
來學道又道你可是周蕢軒老師的門生荀玫道這
是童生開蒙的師父學道道是了本道也在周老師

門下因出京之時老師吩咐來查你卷子不想暗中摸索你已經取在第一似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師一番栽培此後用心讀書頗可上進荀玫跪下謝了候衆人閱過卷鼓吹送了出去學道退堂掩門荀玫纔走出來恰好遇著梅玫還站在轅門外荀玫忍不住問道梅先生你幾時從過我們周先生讀書梅玫道你後生家那裏知道想著我從先生時你還不會出世先生那日在城裏教書教的都是縣門口房料家的館後來下鄉來你們上學我已進過了所以

你不曉得先生最歡喜我的說是我的文章有才氣就是有些不合規矩方纔學臺批我的卷子上也是這話可見會看文章的都是這個講究一絲也不得差你可知道學臺何難把俺考在三等中間只是不得發落不能見而了特地把俺考在這名次以便當堂發落說出周先生的話明賣个情所以把你進个案首也是爲此俺們做文章的人凡事要看出人的細心不可忽略過了兩人說著閒話到了下處次日送過宗師僱牲口一同回汶上縣薛家集此時荀老

爹已經沒了只有母親在堂荀玫拜見母親母親歡喜道自你爹去世年歲不好家裏田地漸漸也花費了而今得你進個學將來可以教書過日子申祥甫也老了挂著拐杖來賀喜就同梅三相商議集上約會分子替荀玫賀學湊了二三十吊錢荀家管待眾人就借這觀音庵裏擺酒那日早晨梅玫荀玫先到和尚接著兩人先拜了佛同和尚施禮和尚道恭喜荀小相公而今掙了這一頂頭巾不枉了荀老爹一生忠厚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廣積陰功那咱你在这

裏上學時還小哩頭上扎著抓角兒又指與二位道這裏不是周大老爺的長生牌二人看時一張供桌香鑪燭臺供著个金字牌位上寫道賜進士出身廣東提學御史今陞國子監司業周大老爺長生祿位左邊一行小字寫著公諱進字蕢軒邑人右邊一位小字薛家集里人觀音庵僧人同供奉兩人見是老師的位恭恭敬敬同拜了幾拜又同和尚走到後邊屋裏周先生當年設帳的所在見兩扇門開著臨了水次那對過河灘塌了幾尺這邊長出些來看那三

間屋用蘆蓆隔著而今不做學堂了左邊一間住著
一個江西先生門上貼著江右陳和甫仙占神數那
江西先生不在家房門關著只有堂屋中間牆上還
是周先生寫的聯對紅紙都久已貼白了上面十個
字是正身以俟時守己而律物梅玫指著向和尚道
還是周大老爺的親筆你不該貼在這裏拏些水噴
了揭下來裱一裱收著纔是和尙應諾連忙用了揭
下弄了一會申祥甫領著衆人到齊了喫了一日酒
纔散荀家把這幾十吊錢贖了幾票當買了幾石米
剩下的畱與荀玫做鄉試盤費次年錄科又取了第
一果然英雄出于少年到省試高高中了忙到布政
司衙門裏領了杯盤衣帽旗匾盤程匆匆進京會試
又中了第三名進士明朝的體統舉人報中了進士
卽刻在下處擺起公座來陞座長班叅堂磕頭這日
正磕著頭外邊傳呼接帖說同年同鄉王老爺來拜
荀進士叫長班擡開公座自己迎了出去只見王惠
鬚髮皓白走進門一把拉著手說道年長兄我同你
是天作之合不比尋常同年弟兄兩人平磕了頭坐

著就說起昔年這一夢可見你我都是天榜有名將
來同寅協恭多少事業都要同做荀玫自小也依稀
記得聽見過這句話只是記不清了今日聽他說來
方纔明白因說道小弟年幼叨幸年老先生榜末又
是同鄉諸事全望指教王進士道這下處是年長兄
自己賃荀的進士道正是王進士道這甚窄況且離
朝綱又遠這里住著不便不瞞年長兄說弟還有一
碗飯吃京裏房子也是我自己買的年長兄竟搬到
我那裏去住將來殿試一切事都便宜些說罷又坐
了一會去了次日竟叫人把來荀進士的行李搬在
江米巷自己下處同住傳臚那日荀玫殿在二甲王
惠殿在三甲都授了工部主事俸滿一齊轉了員外
一日兩位正在寓處閒坐只見長班傳進一個紅全
帖來上寫晚生陳禮頓首拜全帖裏面夾著一個單
帖上寫著江西南昌經陳禮字和甫素善占仙神數
曾在汶上縣薛家集觀音庵內行道王員外道長兄
這人你認得麼荀員外道是有這個人他請仙判的
最妙何不喚他進來請仙問問功名的事忙叫請只

見那陳和甫走了進來頭戴瓦楞帽身穿繭紬直裰腰繫絲絛花白鬚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見了二位躬身唱諾說請二位老先生台座好讓山人拜見二人再三謙讓同他行了禮讓他首位坐下荀員外道向日道兄在做鄉觀音庵時弟卻無緣不會會見陳禮躬身道那日晚生曉得老先生到庵因前三日純陽老祖師降壇占上寫著這日午時三刻有一位貴人來到那時老先生尙不會高發天機不可洩漏所以晚生就預先迴避了王員外道道兄請仙之法是何人傳授還是端請純陽祖師還是各位仙人都可啓請陳禮道各位仙人皆可請就是帝王師相聖賢豪傑都可啓請不瞞二位老先生說晚生數十年以來並不在江湖上行道總在王爺府裏和諸部院大老爺衙門交往切記先帝宏治十三年晚生在工部大堂劉大老爺家扶占劉大老爺因李夢陽老爺叅張國舅的事下獄請仙問其吉凶那知占上就降下周公老祖來批了七日來復四个大字到七日上李老爺果然奉旨出獄只罰了三个月的俸後來李老

爺又約晚生去扶占那占半日也不得動後來忽然大動起來寫了一首詩後來兩句說道夢到江南省宗廟不知誰是舊京人那些看的老爺都不知道是誰只有李老爺懂得詩詞連忙焚了香伏在地下敬問是那一位君王那占又如飛的寫了幾個字道朕乃建文皇帝是也衆位都嚇的跪在地下朝拜了所以晚生說是帝王聖賢都是請得來的王員外道道兄如此高明不知我們終身官爵的事可斷得出來陳禮道怎麼斷不出來凡人富貴窮通貧賤壽夭都

從占上判下來無不奇驗兩位見他說得熱鬧便道我兩人要請教問一問陞遷的事那陳禮道老爺請焚起香來二位道且慢候吃過便飯當下畱著喫了飯叫長班到他下處把沙盤占筆都取了來擺下陳禮道二位老爺自己默祝二位祝罷將占筆安好陳禮又自己拜了燒了一道降壇的符便請二位老爺兩邊扶著占筆又念了一過咒語燒了一道啓請的符只見那占漸漸動起來了那陳禮叫長班斟了一杯茶雙手捧著跪獻上去那占筆先畫了幾個圈子

便不動了陳禮又焚了一道符叫衆人都息靜長班家人站在外邊去了又過了一頓飯時那占扶得動了寫出四個大字王公聽判王員外慌忙丟了占筆下來拜了四拜問道不知大仙尊姓大名問罷又去扶占那占旋轉如飛寫下一行道吾乃伏魔大帝關聖帝君是也陳禮嚇得在下面磕頭如搗蒜說道今日二位老爺心誠請得夫子降壇這是輕易不得的事總是二位老爺大福須要十分誠敬若有些須怠慢山人就擔戴不起二位也覺悚然毛髮皆豎丟著

占筆下來又拜了四拜再上去扶陳禮道且住沙盤小恐怕夫子指示言語多寫不下且拏一副紙筆來待山人在傍記下同看于是拏了一副紙筆遞與陳禮在傍鈔寫兩位仍舊扶著那占運筆如飛寫道羨爾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鮮紅大江煙浪杳無蹤兩日黃堂坐擁只道驂驪開道原來天府夔龍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盞醇醪心痛寫畢又判出五個大字調寄西江月三個人都不解其意王員外道只有頭一句明白功名夏后是夏后氏五十而貢我恰是五十歲

登科的這句驗了此下的話全然不解陳禮道夫子是從不誤人的老爺收着後日必有神驗況這詩上說天府夔龍想是老爺陞任直到宰相之職王員外被他說破也覺得心裏歡喜說罷荀員外下來拜了求夫子判斷那占筆半日不動求的急了運筆判下一個服字陳禮把沙攤平了求判又判了一個服字一連平了三回沙判了三個服字再不動了陳禮道想是夫子龍駕已經回天不可再褻瀆了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將占筆香爐沙盤撤去重新坐下一位

官府封了五錢銀子又寫了一封薦書薦在那新陞通政司范大人家陳山人拜謝去了到晚長班進來說荀老爺家有人到只見荀家家人挂著一身的孝飛跑進來磕了頭跪著稟道家裏老太太已于前月二十一日歸天荀員外聽了這話哭倒在地王員外扶了半日救醒轉來就要到堂上遞呈丁憂王員外道年長兄這事且再商議現今考選科道在卽你我的資格都是有指望的若是報明了丁憂家去再遲三年如何了得不如且將這事瞞下候考選過了再

處荀員外道年老先生極是相愛之意但這件事恐
瞞不下王員外道快吩咐來的家人把孝服作速換
了這事不許通知外面人知道明早我自自有道理一
宿無話次日清早請了吏部掌案的金東崖來商議
金東崖道做官的人匿喪的事是行不得的只可說
是能員要留部在任守制這個不妨但須是大人們
保舉我們無從用力若是發來部議我自然効勞是
不消說了兩位重託了金東崖去到晚荀員外自換
了青衣小帽悄悄去求周司業范通政兩位老師求

個保舉兩位都說可以的量而行又過了兩三日都
回復了來說官小與奪情之例不合這奪情須是宰
輔或九卿班上的官倒是外官在邊疆重地的亦可
若工部員外是個閒曹不便保舉奪情荀員外只得
遞呈丁憂王員外道年長兄你此番喪葬需費你又
是個寒士如何支持得來我我看見你不喜理這煩
劇的事怎生是好如今也罷我也告一個假同你回
去喪葬之費數百金也在我家裏替你應用這事纔
好荀員外道我是該的了爲何因我又誤了年老先

生的考選王員外道考選還在明年你要等除服所以擔誤我這告假多則半年少只三個月還趕的着當下荀員外拘不過只得聽他告了假一同來家替太夫人治喪一連開了七日弔司道府縣都來弔紙此時哄動薛家集百十里路外的人男男女女都來看荀老爺家的喪事集上申詳甫已是死了他兒子申文卿襲了丈人夏總甲的缺拏手本來磕頭看門効力整正鬧了兩個月喪事已畢王員外共借了上千兩的銀子與荀家作辭回京荀員外送出境外謝

了又謝王員外一路無話到京纔開了假早見長班領著一個報錄的人進來叩喜不因這一報有分教貞臣良佐忽爲悖逆之人郡守部曹竟作逋逃之客未知所報王員外是何喜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文字分爲三段第一段是梅三相考四等令閱者快然浮一大白然三相旣考四等之後口若懸河刮刮而談仍是老友口聲氣息恬不爲恥世上固不少此老面皮之人吾想梅三相與嚴大老官是一類人物假使三相出了歲貢必時時自稱

爲鄉紳與知縣爲密邇至交大老官考了四等必
仍然自詡爲老友說學臺爲有意賣情也
陳和甫請仙爲弟二段寫山人便活畫出山人的
口聲氣息荒荒唐唐似真似假稱謂離奇滿口嚼
舌最可笑是關帝亦能作西江月詞略有識見者
必不肯信而王荀二公乃至悚然毛髮皆豎寫無
識見的人便能寫出其人之骨髓也

荀員外報丁憂是第三段嗚呼天下豈有報丁憂
而可以且再商議者乎妙在謀之於部書而部書
另自有法謀之於老師而老師酌量而行迨至萬
無法想然後只得遞呈當其時舉世不以爲非而
標目方且以敦友誼三字許王員外然則作者亦
曾懷買買竟不知此輩之不容於聖王之世乎曰
奚而不知也此正古人所謂直書其事不加論斷
而是非立見者也

閱薛家集一段文字不禁廢書而嘆曰嗟乎寒士
伏首授書窮年吃吃名姓不登于賢書足跡不出
於里巷擲揄而訕笑之者比比皆是一旦奮翼青

雲置身通顯故鄉之人雖有尸而祝之者而彼不聞不見也夫竭一生之精力以求功名富貴及身人其中而世情險巇宦海風波方且刻無甯晷香山詩云賓客歡娛童僕飽始知官宦爲他人究竟何爲也哉

儒林外史第七回

儒林外史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話說王員外纔到京開假早見長班領報錄人進來叩喜王員外問是何喜事報錄人叩過頭呈上報單上寫道江撫王一本爲要地須才事南昌知府員缺此乃沿江重地須才能幹濟之員特本請旨於部屬內揀選一員奉旨南昌府知府員缺著工部員外王惠補授欽此王員外賞了報喜人酒飯謝恩過整理行裝去江西到任非止一日到了江西省城南昌府

前任蘧太守浙江嘉興府人由進士出身年老告病已經出了衙門印務是通判署著王太守到任陞了公座各屬都稟見過了便是蘧太守來拜王惠也回拜過了爲這交盤的事彼此參差著王太守不肯就接一日蘧太守差人來稟說太爺年老多病耳朶聽話又不甚明白交盤的事本該自己來領王太爺的教因是如此明日打發少爺過來當面想懇一切事都要仗托王太爺擔代王惠應諾了衙裏整治酒飯候蘧公子直到早飯過後一乘小轎一副紅全帖上

寫眷晚生蘧景玉拜王太守開了宅門叫請少爺進來王太守看那蘧公子翩然後雅舉動不羣彼此施了禮讓位坐下王太守道前晤尊公大人幸瞻丰采今日却聞得略有些貴恙蘧公子道家君年老常患肺病不耐勞煩兼之兩耳重聽多承老先生記念王太守道不敢老世臺今年多少尊庚了蘧公子道晚生三十七歲王太守道一向總隨尊大人任所的蘧公子道家君做縣令時晚生尙幼相隨門做伯范老先生在山東督學幕中讀書也幫他看看卷子直到

陞任南昌署內無人辦事這數年總在這裏的王太守道尊大人精神正旺何以就這般急流勇退了蘧公子道家君常說宦海風波實難久戀況做秀才的時候原有幾畝薄產可供餽粥先人做廬可蔽風雨就是琴罇鑪几樂欄花榭都也還有幾處可以消遣所以在風塵勞攘的時候每懷長林豐草之思而今卻可賦遂初了王太守道自古道休官莫問子看老世臺這等襟懷高曠尊大人所以得暢然掛冠笑著說道將來不日高科鼎甲老先生正好做封翁享福

了蘧公子道老先生人生賢不肖到也不在科名晚生只願家君早歸田里得以菽水承歡這是人生至樂之事王太守道如此更加可敬了說著換了三徧茶寬去大衣服坐下說到交代一事王太守著實作難蘧公子道老先生不必過費清心家君在此數年布衣蔬食不過仍舊是儒生行徑歷年所積俸餘約有二千餘金如此地倉穀馬匹雜項之類有甚麼缺少不敷處悉將此項送與老先生任意填補家君知道老先生數在京宦宦囊清苦決不有累王太守見

他說得大方爽快滿心歡喜須臾擺上酒來奉席坐下王太守慢慢問道地方人情可還有甚麼出產詞訟裏可也略有些甚麼通足融公子道南昌人情鄙野有餘巧詐不足若說地方出產及詞訟之事家君在此佳的詞訟甚少若非綱常倫紀大事其餘戶昏田土都批到縣裏去務在安輯與民休息至於處處利藪也絕不耐煩去搜剔他或者有也不可知但只問著晚生便是問道於盲了王太守笑道可見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話而今也不甚確了當下酒過數巡蘧公子見他問的都是些鄙陋不道的話因又說起家君在這裏無他好處只落得個訟簡刑清所以這些幕賓先生在衙門裏都也吟嘯自若還記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說道聞得貴府衙門裏有三樣聲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吟詩聲下碁聲唱曲聲王太守大笑道這三樣聲息卻也有趣的緊蘧公子道將來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換三樣聲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王太守並不知這話是譏諷他正容答道

而今你我替朝廷辦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認真蘧公子十分大酒量王太守也最好飲彼此傳杯換盞直喫到日西時分將交代的事當面言明王太守許定出結作別去了過了幾日蘧太守果然送了一項銀子王太守替他出了結蘧太守帶著公子家眷裝著半船書畫回嘉興去了王太守送到城外回來果然聽了蘧公子的話釘了一把頭號的庫戥把六房書辦都傳進來問明了各項內的餘利不許欺隱都派人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是頭號板子把兩根板子拏到內衙上秤較了一輕一重都寫了暗號在上面出來坐堂之時吩咐叫用大板皂隸若取那輕的就知他得了錢了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隸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个不知道太爺的利害睡夢裏也是怕的因此各上司訪聞都道是江西第一過能員做到兩年多些各處薦了適值江西甯王反亂各路戒嚴朝廷就把他推陞了南贛道催趲軍需王太守接了羽檄文書星速赴南贛到任到任未久出門查看臺站大車駟馬在

路曉行夜宿那日到了一個地方落在公館公館是個舊人家一所大房子走進去舉頭一看正廳上懸著一塊匾匾上帖著紅紙上面四個大字是驂騮開道王道臺看見喫了一驚到廳陞座屬員衙役參見過過了掩門用飯忽見一陣大風把那片紅紙吹在地下裏面現出綠底金字四個大字是天府夔龍王道臺心裏不勝駭異纔曉得關聖帝君判斷的話直到今日纔驗那所判兩日黃堂便就是南昌府的一個昌字可見萬事分定一宿無話查畢公事回衙次年寧

王統兵破了南贛官軍百姓開了城門抱頭鼠竄四散亂走王道臺也抵當不住叫了一隻小船黑夜逃走走到大江中遇著寧王百十隻艨艟戰船明盛亮甲船上有千萬火把照見小船叫一聲拏幾十個兵卒跳上船來走進中艙把王道臺反剪了手捉上大船那些從人船家殺的殺了還有怕殺的跳在水裏死了王道臺唬得撒抖抖的顫燈燭影裏望見寧王坐在上面不敢擡頭甯王見了慌走下來親手替他解了縛叫取衣裳穿了說道孤家是奉太后密旨起

兵誅君側之奸你既是江西的能員降順了孤家少
不得陞授你的官爵王道臺顛抖抖的叩頭道情願
降順甯王道既然願降待孤家親賜一杯酒此時王
道臺被縛得心口十分疼痛跪著接酒在手一飲而
盡心便不疼了又磕頭謝了王爺卽賞與江西按察
司之職自此隨在甯王軍中聽見左右的人說甯王
在玉牒中是第八个王子方纔悟了關聖帝君所判
琴瑟琵琶頭上是八个王字到此無一句不驗了甯
王鬧了兩年不想被新建伯王守仁一陣殺敗束手

就擒那些僞官殺的殺了逃的逃了王道臺在衙門
並不會收拾得一件東西只取了一个枕箱裏面幾
本殘書和幾兩銀子換了青衣小帽黑夜逃走真乃
是慌不擇路趕了幾日旱路又搭船走昏天黑地一
走直到了浙江烏鎮地方那日住了船客人都上去
喫點心王惠也拏了幾個錢上岸那點心店裏都坐
滿子只有一个少年獨自據了一桌王惠見那少年
彷彿有些認得劫想不到開店的道客人你來同這
位客人一席坐罷王惠便去坐在對席少年立起身

來同他坐下王惠忍不任問道請教客人貴處那少年道嘉興王惠道尊姓那少年道姓蘧王惠道向日有位蘧老先生曾做過南昌太守可與足下一家那少年驚道便是家祖老客何以見問王惠道原來是蘧老先生的令公孫失敬了那少年道卻是不曾拜問貴姓仙鄉王惠道這里不是說話處寶舟在那邊蘧公孫道就在岸邊當下會了賬兩人相攜著下了船坐下王惠道當日在南昌相會的少爺台諱是景王想是令叔蘧公孫道這便是先君王惠驚道原來便是尊翁怪道面貌相似卻如何這般稱呼難道已仙遊了麼蘧公孫道家祖那年南昌解組次年卽不幸先君見背王惠聽罷流下淚來說道昔年在南昌蒙尊公骨肉之誼今不想已作故人世兄今年貴庚多少了蘧公孫道虛度十七歲到底不會請教真姓仙鄉王惠道盛從同船家都不在此麼蘧公孫道他們都上岸去了王惠附耳低言道便是後任的南昌知府王惠蘧公孫大驚道聞得老先生已榮陞南贛道如何改裝獨自到此王惠道只爲寧王反叛弟便

挂印而逃卻爲圍城之中不曾取出盤費蘧公孫道如今卻將何往王惠道窮途流落那有定所就不會把降順甯王的話說了出來蘧公孫道老先生旣邊疆不守今日卻不硬出來自呈只是茫茫四海盤費缺少如何使得晚學生此番卻是奉家祖之命在杭州舍親處討取一椿銀子現在舟中今日贈與老先生以爲路費去尋一個僻靜所在安身爲妙說罷卽取出四封銀子遞與王惠共二百兩王惠極其稱謝因說道兩邊船上都要趕路不可久遲只得告別周濟之情不死當以厚報雙膝跪了下去蘧公孫慌忙跪下同拜了幾拜王惠又道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無所有只有一个枕箱內有殘書幾本此時潛踪在外雖這一點物件也恐被人識認惹起是非如今也將來交與世兄我輕身更好逃竄了蘧公孫應諾他卽刻過船取來交代彼此灑淚分手王惠道敬問令祖老先生今世不能再見來生犬馬相報便了分別去後王惠另覓了船人到太湖自此更姓改名削髮披緇去了蘧公孫回到嘉興見了祖父說起路上

遇見王太守的話蘧太守大驚道他是降順了甯王的公孫道這却不曾說明只說是挂印逃走並不曾帶得一點盤纏蘧太守道他雖犯罪朝廷卻與我是一個故交何不就将你討來的銀子送他盤費公孫道已送他了蘧太守道共是多少公孫道只取得二百兩銀子儘數送與他了蘧太守不勝歡喜道你真可謂汝父之肖子就将當日公子交代的事又告訴了一遍公孫見過乃祖進房去見母親劉氏母親問了些路上的話慰勞了一番進房歇息次日在乃祖跟前又說道王太守枕箱內有還幾本書取出來送與乃祖看蘧太守看了都是鈔本其他也還沒要緊只內有一本是高青邱集詩話有一百多紙就是青邱親筆繕寫甚是精工蘧太守道這本書多年藏之內數十年來多少才人求見一面不能天下並沒有第二本你今無心得了此書真乃天幸須是收藏好了不可輕易被人看見蘧公孫聽了心裏想道此書既是天下沒有第二本何不竟將他繕寫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來做這一番大名主意已定竟去

刻了起來把高季迪名字寫在上面下面寫嘉興蘧來旬駢夫氏補輯刻畢刷印了幾百部徧送親戚朋友人人見了賞玩不忍釋手自此浙西各郡都仰慕蘧太守公孫是個少年名士蘧太守知道了成事不說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詩詞寫斗方同諸名士贈答一日門上人進來稟道婁府兩位少老爺到了蘧太守叫公孫你婁家表叔到了快去迎請進來公孫領命慌出去迎這二位乃是婁中堂的公子中堂在朝二十餘年薨逝之後賜了祭葬諡爲文恪乃是湖州人氏長子現任通政司大堂這位三公子諱琫字玉亭是個孝廉四公子諱瓚字瑟亭在監讀書是蘧太守的親內姪公孫隨著兩位進來蘧太守歡喜親自接出廳外檐下兩人進來請姑丈轉上拜了下去蘧太守手扶起叫公孫過來拜親見了表叔請坐奉茶二位婁公子道自拜別姑丈大人屈指已丁二載小姓們在京聞知姑丈桂冠歸里無人不拜服高見今日得拜姑丈早已鬚鬢皓然可見有司官是勞苦的蘧太守道我本無宦情南昌待罪數年也不曾做得

一些事業虛糜朝廷爵祿不如退休了好不想到家
一載小兒亡化了越覺得胸懷冰冷細想來只怕還
是做官的報應婁三公子道表兄天才磊落英多誰
想享年不永幸得表姪已長成人侍奉姑丈膝下還
可借此自寬婁四公子道便是小姪們聞了表兄訃
音思量總角交好不想中路分離臨終也不能一別
同三兄悲痛過深幾乎發了狂疾大家兄念著也終
日流涕不止蘧太守道令兄宦況也還覺得高興麼
二位道通政司是個清淡衙門家兄在那裏浮沈著
絕不會有甚麼建白却是事也不多所以小姪們在
京師轉覺無聊商議不如返舍爲是坐了一會換去
衣服二位又進去拜見了表嫂公孫陪奉出來請在
房書裏面前一个小花圃琴罇爐几竹石肉魚蕭然
可愛蘧太守也換了葛巾野服挂著天台藤杖出來
陪坐擺出飯來用過飯烹茗清談說起江西甯王反
叛的話多虧新建伯神明獨運建了這件大功除了
這番大難婁三公子道新建伯此番有功不居尤爲
難得四公子道據小姪看來甯王此番舉動也與成

祖差不多只是成祖運氣好到而今稱聖稱神甯王
運氣低就落得個爲賊爲虜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
遽太守道成敗論人固是庸人之見但本朝大事你
我做臣子的說話須要謹慎四公子不敢再說了那
知這兩位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
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騷不平每常只說自從永樂篡
位之後明朝就不成個天下每到酒酣耳熱更要發
這一種議論婁通政也是聽不過恐怕惹出事來所
以勸他回浙江當下又談了一會閒話兩位問道表

姪學業近來造就何如卻還不會恭喜畢過姻事太
守道不瞞二位賢姪說我只得這一個孫子自小嬌
養慣了我每常見這些教書的先生也不見有甚麼
學問一味粧模倣樣動不動就是打罵人家請先生
的開口就說要嚴老夫姑息的緊所以不曾著他去
從時下先生你表兄在日白已教他讀些經史自你
表兄去後我心裏更加憐惜他已替他捐了個監生
舉業也不曾十分講究近來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
幾首詩吟咏性情要他知道樂天知命的道理在我

膝下承歡便了二位公子道這個更是姑丈高見俗話說得好與其出一個斲削元氣的進士不如出一個培養陰陽的通儒這個是得緊蘧太守便叫公孫把平日做的詩取幾首來與二位表叔看二位看了稱贊不已一連留住盤桓了四五日二位辭別要行蘧太守治酒餞別席間說起公孫姻事這裏大戶人家也有央著來說的我是个窮官怕他們爭行財下禮所以耽遲著賢姪在湖州若是老親舊戚人家爲我留意貧窮些也不妨二位應諾了當日席終次早叫了船隻先發上行李去蘧太守叫公孫親送上船自己出來廳事上作別說到老夫因至親在此數日家常相待休怪怠慢二位賢姪回府到令先太保公及尊公文恪公墓上提著我的名字說我蘧祐年邁龍鍾不能親自再來拜謁墓道了兩公子聽了悚然起敬拜別了姑丈蘧太守執手送出大門公孫先在船上候三位到時拜別了表叔看著開了船方纔回來兩公子坐著一隻小船蕭然行李仍是寒素看見兩岸桑陰稠密禽鳥飛鳴不到半里多路便是小港

裏邊撐出船來賣些菱藕兩弟兄在船內道我們幾年京華塵土中那得見這樣幽雅景致宋人詞說得好算計只歸來是果然果然看看色天晚了到了一鎮人家桑陰裏射出燈光來直到河裏兩公子道叫船家泊下船此處有人家上面沽些酒來消此良夜就在這裏宿了罷船家應諾泊了船兩弟兄凭舷痛飲談說古今的事次早船家在船中做飯兩弟兄上岸開步只見屋角頭走過一個人來見了二位納頭便拜下去說道婁少老爺認得小人麼只因遇着這個人有分教公子好客結多少碩彥名儒相府開筵常聚些布衣葦帶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結過王惠遞八二婁文筆漸趨于雅譬如遊山者奇峰怪石陡巖絕壁已經歷盡忽然蒼翠迎人別開一境使人應接不暇

二婁因早年蹭蹬激成一段牢騷此正東坡所謂一肚皮不合平時宜也雖是名士習氣然與斗方名士自是不同

各士自景不同

一取文不合平却宜也編景各士皆廉然與平文
二建因早爭微微微微一與事編出五東與初
人限開一與對人微對不細

儒林外史第八回

儒林外史第八回



